



他与爱同罪

HE WAS
GUILTY OF THE SAME
CRIME

北倾

著

下

如果让她爱上他，又让她失去他，
这爱情于她而言，就是他不可饶恕的罪孽。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他与爱同罪

HE WAS
GUILTY OF THE SAME
CRIME

—
北倾
—
著

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与爱同罪 / 北倾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00-3015-2

I. ①他… II. ①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3272 号

他与爱同罪

TA YU AI TONG ZUI

北倾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瑜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玥
特约策划	黄悦 王婷
特约编辑	王婷 李肖
封面设计	小贾
版式设计	王雨晨 赵梦菲
封面绘图	恰克飞鸟
赠品绘图	麻团
封面题字	文武猪蹄儿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8.25
字数	53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3015-2
定价	5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8-38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3…… 情浓 ………001

Chapter 14…… 波澜 ………028

Chapter 15…… 缱绻 ………053

Chapter 16…… 图谋 ………075

Chapter 17…… 捧杀 ………103

Chapter 18…… 诺言 ………127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Chapter 19…… 激战 ……154

Chapter 20…… 思念 ……182

Chapter 21…… 动荡 ……210

Chapter 22…… 凯旋 ……238

番外五则……………263

燕绥今晚还要加班，几人就没走远，在公司对面找了家中菜馆对付了一顿。说对付吧，三个人六菜一汤，三荤三素，还有甜点和饭后水果，这配置还叫对付的话，辛芽已经不知道丰盛两个字怎么写了。

菜上齐后，辛芽习惯性地要去端燕绥的汤碗给她舀汤，手刚伸出去，瞧见傅征已经接过燕绥推过去的碗，正给她盛汤。

辛芽心里苦巴巴的，默默缩回手往碗里夹了口大白菜。她这会儿虽然有年终奖要进袋的欣慰感，但却多了饭碗即将不保的焦虑感……

此时，以前台为首的八卦消息集散中心小群里，前台往群里发了张照片。

偷拍的照片，聚焦模糊，光影昏暗，就连像素都跟被糊住了一样，唯一能看清的只有一个身材修长的男人身影。

同事 A：“这是谁啊？”

前台：“小燕总的男朋友！！！”

顿时，小群里无论是潜水的、划水的，还是窥屏的全部都冒出来了：“啊，真的假的啊？”

“个高腿长，身材很好啊。”

“小燕总男朋友的正面照是被你吃了吗？赶紧吐出来！”

有眼尖的发现：“这是来公司了？”

前台回：“是啊，来接小燕总下班吃饭。激动，我还以为我们小燕总等着强强联姻，结果她居然是颜狗。”

同事 A：“小燕总自己就是人生赢家了，你们谁见过哪家大集团是这么年轻的女总裁坐镇的？她还需要联姻？”

水友纷纷附和。

“果然，小燕总这种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要钱有钱的人都是单着玩的。”

“当初你们谁说小燕总这样成功的女人都单着，自己不好意思找对象的？脸疼不疼？”

“……人家单着玩儿的，只有我们单身得这么认真。”

同事 B：“你们只看到了别人颜好就说小燕总是颜狗，万一人家势均力敌，爸爸是商业巨贾呢！”

众说纷纭中，前台又被推出来回答：“可能真的不简单，我听辛助叫他什么长官的，好像是个军官。”

立刻有人联系到小燕总的军方背景：“没准还真是家里介绍，之前不是有人说小燕总是军属吗？”光那辆挂着警备的军牌车就能基本坐实。

前台捧着脸，美滋滋，“心疼双燕党，我就没从小燕总脸上看到过那么少女的笑容。平常一副日天日地的御姐范儿，结果一到男朋友面前跟只萨摩耶一样……反差萌萌死我了。”

日天日地？！

“噗……”辛芽差点一口汤喷出来，她还真不知道前台那姑娘私下这么敢讲！

辛芽默默地放下手机，心里默念：“珍爱生命，远离水群。”

吃过饭，傅征把燕绥送回公司，抬腕看了眼时间，问：“晚点来接你？”

“不了。”燕绥解释，“燕沉临时出差去北星，他手上一部分工作转给我了，晚上和埃塞俄比亚的工程负责人有视频通话。那个翻译……”

燕绥一时没想起陆啸的名字，还是傅征提醒：“陆啸？”

“对。”燕绥笑起来，“还想说个熟人的名字让你有点印象，结果我自己忘记了。”

她站在风口，长发被风吹得一股脑涌向耳后，她耐心地把头发钩住，随意绑了结，嘟囔：“估计今晚要睡在公司了。”

燕绥身后就是公司大楼的立柱，傅征上前一步，把她推至立柱后，他站在风口，替她挡风，道：“公司安不安全？”

李捷虽然被抓捕，但真正的危险并不来自他。

燕绥没立刻回答，她抿着唇笑，那双眼有星辉漏出来，映着路灯，亮晶晶的。

“想陪我啊？”

公司大门口只站了一个安保，此时也被辛芽借故拖进去了。隔了立柱，又被他挡住，燕绥只身笼罩在他的身影下。

她看着心情还不错，揪了揪他的衣角，又轻轻拽住他的袖口。

傅征反手把她的手握进手心，垂眸看着她：“不放心。”

在他眼里，燕绥比一般女孩强大不少，有胆魄，遇事沉稳冷静，光是反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比他队里那几个小孩要强多了。可这人放在心里后，哪怕知道她的能耐，在这种危机潜藏的时候，一不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那颗心就总是慌着。

燕绥定定看了他两眼，转头往公司门口噘了噘嘴：“门口有安保，进出有登记，公司里有不少员工还在加班。辛芽今晚估计也走不了，要等到燕沉那边的消息为止。”

她蜷在傅征掌心里的手指轻轻地挠了挠他：“后天周末，到下午我应该也就忙完了。你去领郎其琛到小妹那儿，我好久没见他了。”

她不安分的手指被傅征攥紧，他难得带了几分笑意：“正好，帮我治他。”

燕绥微微挑眉：“他怎么你了？”

傅征的目光越过她望进贴着落地窗给他打手势的辛芽，手心压着她的后颈，替她转身，示意她看去。

辛芽正晃着手机，催她赶紧进来。

“那我先走了。”燕绥的手指贴着他的手腕钻进袖口，握住他的手臂后，抬到眼前看了眼时间。才过去十分钟就催催催！年终奖要不要了！

傅征立在原地，看她和辛芽边走边说着话进了电梯，又站了会儿，这才离开。

还在路上时，迟盛打来电话，相交多年的朋友，没怎么寒暄便进入主题。

迟盛说：“李捷没留过案底，但我在南辰警局的朋友对这个人倒是有点印象。具体什么事记不清了，没犯过案子，他们几乎一周负责一起案子，也很难留下深刻印象。”

傅征理解：“他怎么说？”

“李捷一口咬定是因为喜欢燕绥，鬼迷心窍。认错态度良好，也很积极配合审讯。他的面包车里也没搜到什么证据，他只承认在燕绥玄关放过皮鞋的事。”

傅征沉吟片刻，问：“现在怎么处理？”

“上次出警的两位民警还有些年轻，当晚搜查后虽然没有财产损失，但只要确定有人非法闯入，能够立案。”

迟盛查询过，那晚主要出现的分歧点是“不确定有人非法侵入住宅”，原因是现场并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和指纹，包括物业经理提供的访客进出名单上也没有记录，所以在没有财产损失的前提下，并未立案。

“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前，李捷的罪名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普通拘留十五天。”

傅征沉默了数秒，回：“好，我知道了。”

迟盛静了静，笑了，说：“我还没见过你给谁鞍前马后的。”

傅征听出他是在套话，漫不经心道：“有机会让你见见这位让我心甘

情愿鞍前马后的。”

迟盛听到想要的回答，笑意渐深：“巧了。”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电话那端忽闻一道清脆的女声：“迟盛盛盛盛！”

迟盛回头轻斥了声“没规矩”，道：“我这还有事忙，回聊。”

“回聊。”

视频会议结束后，已是深夜。辛芽从刚才来送茶被燕绥留下后就一直窝在会客的沙发上，这会儿困得脑袋一点一点的。

直到面前有茶杯底座和玻璃桌几轻碰的声音，她才醒神，下意识坐好：“燕总。”

“困了先进去睡。”

“我有事要跟你说来着。”她从沙发靠枕下找出被她压了一晚上的平板，递到燕绥眼皮子底下，“还是那个营销号，晚上八点整又发了一条你的视频。”

辛芽把视频点开，等燕绥接过去，她松开手，边喝燕绥泡给她的牛奶，边在她桌前拉了把椅子坐下：“我按照你之前吩咐的，不接受媒体采访，包括官博也停止发博，以不回应的态度让这次意外走红的热度降下。但奇怪的是，背后像是有人在操控。眼看着热度降低，渐渐淡出网友视线了，这个营销号又发了一段你的视频。”

燕绥边抿着咖啡，边看视频。整段视频有几分钟之久，是不久前，燕绥在泰拳馆和傅征过招的视频。按视频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泰拳馆对着拳台的监控摄像里截取的，视野清晰。

燕绥耐心把视频看完，挑眉：“我挺帅的啊！”

辛芽：“……”老板，重点不是这个啊！

她无奈地提醒：“我发现后给泰拳馆包括托尼打了电话，泰拳馆的回复很官方，说立刻调查原因，托尼直接拒接了电话。”

燕绥正在翻评论。

“小姐姐帅炸了啊啊啊啊！”

“@庄晓梦别天天草励志人设了，你快来学习学习这位。”

“我嗅到了一股营销广告的味道……莫不是这位燕总打算自己出道？”

“疯狂给小燕总打 call 啊！@燕总全球粉丝后援会官博你快学习学习人家营销号好吗！关注你那么久，你就是个骗粉的！”

辛芽也瞄到了，她很委屈，她哪是骗粉的，明明是受制于人。

除各色好评以外，还有不少类似这种“陪练的小哥现在长得都这么帅了吗”“这是哪家泰拳馆？为了教练颜值我要办个终身贵宾卡啊”“这家泰拳馆是南辰市的啊，我也是会员，我怎么没见过这么帅的教练”……

燕绥指尖没停，一路快翻，偶尔看到对她指手画脚，说她鼻子坚挺得像假体，下巴看着像削骨的评价，哼了声：“现在的女人嫉妒起来嘴跟抹了毒一样。”

辛芽：“……”所以她刚才说的那些话，她燕总就一句都没听进去是吗？

就在辛芽绝望之际，燕绥把平板递回来，眉间哪还有半分刚才没个正经的模样，她看都没再看一眼，把座机电话转向她，命令道：“把公关部和法务部的人都给我叫回来。”

辛芽小心肝一抖：“燕燕燕总，已经十一点了……”

燕绥头也没抬：“把热搜给我撤了，法务部准备出律师声明，一份给那个营销号，另一份给泰拳馆，顺便……”

她把签好的文件扔到一边，声音直坠冰窟：“托尼拒接你电话是吧？简单。他这么做贼心虚，你告诉他，二十四小时内，他不到我面前把事情说清楚，你让他等警察传唤吧。”

午夜一点，燕氏集团的大楼仍旧灯火通明。

燕绥卸下严谨，动起真格来，底下部门更不敢怠慢，临时以会议室为

据点，展开工作。连轴转了数小时，辛芽暂时担任后勤工作，出公司买了夜宵和热咖啡来犒劳将士，顺便鼓舞士气。

公关部经理一晃眼就不见了燕绥，端了咖啡坐到辛芽旁边，问：“燕总去哪儿了？”

“回办公室了。”辛芽把玉米粒卷进嘴里，感慨道，“燕副总临时出差，她从下午赶回公司就一直忙到现在，歇都没时间歇。”

公关部经理连声附和：“真挺辛苦的，我特意把燕总那份留出来了，你等会儿给她送过去。”

辛芽跟各部门之间打交道那是常有的事，她是燕绥身边唯一的助理，所以各部门经理不论资历深浅，对她的态度都很友好。

见状，她抓紧时机诉苦：“今晚也是事出突然，虹越那边刚传出负面消息。燕总这边又莫名其妙泄露了视频……”话说到一半，她故意停了停。

公关部经理连连点头，表示理解：“你别多想，临时有紧急情况大家都谅解。再说了，跟小燕总这么多年了，在工作上她对我们的体谅和宽容，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公关部的还不披甲上阵，那什么时候上？”

她生怕自己讲得不够情真意切，辛芽无法领会精髓，继续道：“小燕总这么年轻，这么有能力，还这么体谅员工，这样的老板我真没见过几个。你等会儿见着小燕总也跟她说声，无论遇到什么难题，我们做员工的，都和她共进退。”

辛芽目的达到，微笑道：“姐，我先去把夜宵给小燕总送过去，等会儿凉了不能吃。会议室里你帮我照看着，我等会儿就下来。”

公关部经理满口答应，目送她离开。公司上下那么多部门，辛芽最属意和公关部经理打交道，这女人跟小燕总一个路子一种属性，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见鬼话。

小燕总端着架子有时候心情不好还懒得哄人，这公关部经理睁眼说瞎话的本事练得那叫一个炉火纯青。早年燕绥刚上任时，大燕总亲点过她的

名让她陪着燕绥出席必要的饭局。这种人精，就是你点到为止，她都能接着你那句话把句号画得匀称又圆满。要不然怎么叫说话也是门艺术？

燕绥洗了把脸清醒清醒，脸上还滴着水，见辛芽用脚尖抵开门，捧着咖啡和比萨小心翼翼地挤开门缝，上前几步替她开门，问：“事办好了？”

“放心，公关部这边全力以赴，等会儿我去会议室盯着就行。你先去睡会儿吧？你今天一天行程都排得满满的。”辛芽把热咖啡塞进她手心，抽了纸巾递给她擦脸。

“哪有时间休息。”燕沉这边不少业务，她需要尽快上手。淮岸一向是燕沉对接的，明天既然要开会，她还非得把会议需要的资料从头到尾看一遍。

她拉开椅子，在办公桌前坐下，桌面上是翻了几页半压出痕迹的会议资料。

辛芽看她握笔批注了几行，忽然笔尖一顿，吩咐：“燕沉来之前那位孙副总现在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你抽空联系联系，看她现在什么情况。”

她轻描淡写，辛芽却听得心中巨骇。她跟了燕绥三年，对她的思维模式行事作风都极了解。昨晚的视频出来后，她听着燕绥调兵遣将，心中还有枪口一致对外的痛快感。

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辛芽坐在会议室，仰头看站在上首眉目清冷、气场全开的燕绥时，还因为自己是她的助理，和她并肩站在这座城市最高楼的战场上，心中敬畏、崇拜，燃烧得血液沸腾。

可刚才有多热血澎湃，此刻就有多如坠冰窟。心里燃烧的小火苗被冰水泼了一盆又一盆，最后扑哧一声，爆出一星半点的火光后，彻底熄灭。

“燕总，你是想……”换掉燕副总吗？

话刚一开口，她就陡然发觉这不是她能问出口的。她闭上嘴，瞬间让自己冷静下来，见燕绥已经停了笔，正隔着书桌看着自己，她笑了笑，说：

“好，我明天去联系，一切都会秘密进行。”

燕绥颌首，笔尖在纸页上轻轻一划，有些心神不宁地看了辛芽一眼，

难得多说了一句：“这是一步退棋，如果公司情况真的发生我也无法预料的冲击和逆转，我起码不至于无人可用。”

辛芽那点小聪明用在揣摩大老板的心思上勉强够用，但公司上的事，她能领悟的全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她不清楚短短几天，小燕总和燕副总之间发生了什么，但她清楚，如果所有事情在一开始就是预谋好的，她们此时已经立在孤舟中。

燕绥在公司待了一天两夜，燕沉搭乘航班回南辰市后她终于能歇口气。

傅征一大早给她打了电话，听她声音清醒得不似刚睡醒的样子，到嘴边的话改问：“这个点你醒着？”

燕绥瞄了眼时间，早上六点半……对于她的生物钟而言的确是有点早，但傅征这话听着怎么就那么不顺耳呢？

她回呛：“怎么着，这个点我就不能醒着？”

傅征没跟她抬杠，淡着语气道：“我是来查岗的。”

“查哪门子岗啊？想知道我边上有没有男狐狸精？还是想知道我在哪个温柔乡？”她推开椅子起身，站在落地窗前伸了个懒腰。

辛芽推门进来时就只看到她家小燕总露出一截小蛮腰十足倦懒的样子，没瞧见她在打电话，直言道：“燕总，你都累瘦了。”

话落，见燕绥转身，耳边还贴着手机明显在接电话，顿时捂住嘴，一副“我失言我该死”的惊恐状。

燕绥顺手把手机递给她，接过她手里的浴巾和换洗衣物：“我先去洗澡，岗你慢慢跟辛芽查。”

辛芽手足无措地接过她硬塞来的手机，低头瞄了眼，见还在通话中，双目圆睁，大脑顿时死机。

这这这……什么情况啊？直到电话里傅征“喂”了两声，辛芽才手忙脚乱地接起来，点头哈腰地解释：“傅傅长官，燕总去洗澡了……”

傅征：“我听见了。”

辛芽都快吓哭了，捂着电话往外走，边走边继续解释：“燕总一直在公司，半步都没出去过。昨天下午周常会议后就见了淮岸老总，都是正常来往……”

傅征差点失笑，打断她：“我不是问这些。”

辛芽脚步一顿，脑子终于清醒了些，“那你问，我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傅征在玄关换了鞋，拿了车钥匙出门，“她这两天是不是都没休息？”

辛芽想了想，答：“休息是有，就是加起来……也没她正常休息的一半。”话落，听那端只有规律的脚步声，颇有压榨小燕总的负罪感，明明她才是被压榨的那一个。

“她上午还有工作安排？”

“没有了。”

傅征上车，启动引擎，仪表启动的提示声里，他说：“那我来接她。”

半小时后，傅征到公司楼下。辛芽生怕傅征久等，催着把燕绥送下楼，直到塞进副驾，看她系上安全带，这才眉开眼笑地退后一步目送两人离开。

燕绥透过后视镜看自家傻白甜助理脸上那慈祥仁爱的姨母笑，忍不住皱眉头：“不就一年年终奖，小姑娘年纪轻轻就为五斗米折腰。”

话落，她懒洋洋打了个哈欠，看向傅征：“去你家还是我家？”

她困得厉害，洗完澡的清醒劲从上车起就被消耗殆尽。

傅征瞥了眼她还半湿的头发：“你家。”

燕绥没异议，手指支着眼皮，懒洋洋道：“那你开快点，我一睡着谁都叫不醒。”

燕绥那小区离公司近，车停在地下车库，她领傅征上楼，重新翻修清扫过的公寓连她也是第一次来。

她开门、换鞋、进厨房给他倒水，说：“喝什么？茶、酒、饮料？”话音刚落，听见傅征跟进来的脚步声，正欲转头。

他从身后拥上来，一手环在她腰侧微微一收，从后把她揽进怀里，另

一手越过她，抽走她手心里的茶杯随手放在流理台上：“去睡会儿，这些我自己来，嗯？”

他声音低沉，嗓音似自带共鸣，燕绥被他抱在怀中，感受他胸腔的震动，耳朵忽然有些发烫。

她怔了几秒，没敢回头：“那不管你了，你自己随意？”

“嗯。”他低头，鼻尖在她耳后轻轻蹭了蹭，摩挲到她有些湿漉的发丝，带了微微的凉意，“把头发先吹干。”

明明……他也没做什么，燕绥却被他诱惑得一塌糊涂。她吞咽了一声，在他怀里转身，后腰倚着流理台，抬眼看他道：“辛芽跟你说什么了，让你跟哄小孩一样哄着我。”

傅征反问：“非得她跟我说什么，我才能哄着你？”

燕绥的视线从他一丝不苟系好纽扣的领口滑至他的喉结，又缓缓落到他的唇上，最后才在他的凝视下和他对视。

她笑咪咪的，微微踮脚，伸手环住他的后颈：“你不是最能看透我吗？那你看看，我现在在想什么？”

她一双眼不躲不避地和他对视。眼里有流光，有星辉，全部揉碎在她的眼底，顾盼生辉。

傅征情不自禁低下头：“我只知道我想做什么。”

燕绥笑起来，指尖抵住他的嘴唇，和他就着彼此呼吸可闻的危险距离，一字一句问：“辛芽是不是跟你说我有起床气，得小心哄着？”

傅征失笑：“是说过。”他拉下她那根手指，在手心里把玩着，有几分漫不经心，“哄你还得有权限？”

燕绥轻哼了一声，有那么几分小得意：“寻常人哄得起吗？”
还真哄不起。

“我呢？”没了她手指的阻碍，他低下头来，鼻尖轻轻蹭了蹭她的，重复，“那我呢？”

鼻尖被他蹭过的地方像是点起了火星，酥酥麻麻的。燕绥的意志力被

他瓦解得支离破碎，对视着他的眼睛，仅剩的一点理智让她抵挡住了已经送上门的傅征。

她往后倚着流理台，试图和他拉开些距离。这种时候，这个男人的强势顿时显露无余，他寸步不让，甚至更加得寸进尺，握住她的手环在他的腰上，他抵着她的脚尖又逼近一步。

半步的争让，燕绥已经退无可退，她被迫和他继续对视：“你上一次亲我，我可以糊涂点不跟你计较。你再亲我，自己可要想好了。”

他的声音本就低沉，这会儿更加故意地低缓和温柔：“谁准你糊涂了？”

“你……”燕绥顿时气乐了，环在他腰上的手狠狠捏了他一下。

傅征身材精瘦，她这一掐没掐疼他，倒是自己磕着了指甲。

他闷声笑，笑着笑着似忍不住，低低笑出声来。

“我想好了。”他干燥的唇轻轻碰了碰她，似试探一般。见燕绥不动，他低头吻上去，“不拥有你，我怕是要后悔一辈子。”

燕绥环住他后颈的掌心潮热，抵着流理台的后腰又凉得彻骨。浑身软绵绵的，全靠他支撑着。原本意识就浑浑噩噩的，被他亲吻着，大脑更加混沌。

唯一清晰的——他是傅征。

七点多的清晨，阳光宛如初生。她一夜未合眼，被这温柔的、带着暖意的阳光抚触，坚硬的心脏似被凿开了冰口，注入了温水。

直到被傅征拦腰抱起，她的掌心贴在他的颈侧，目光从他湿润的双唇移到他的耳侧，她低头，用鼻尖轻蹭了蹭他的耳郭：“傅征。”

“嗯。”他应了声，把她送回房间。

她难得这么柔顺，像打瞌睡的猫，伏在他的怀里，一动不动。

傅征俯身，把她放到床上，问：“要不要换衣服？”

燕绥摇头：“不换。”她只能睡一会儿，下午见完郎其琛，还要回公